



10424

遜志齋集卷之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雷簡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兩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陳鼎至可大

校刊

雜著

夷齊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堯舜禹三聖人爲萬世法一允執厥中也不及不謂之中過亦不謂之中請即此而論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卷之五

乙

不立而逃之其後周武王伐商去隱于首陽山耻食周粟遂餓而死孔子嘗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嘗稱之曰聖之清誰得而議之哉雖然抑有說也先君之國受之於祖宗者也父子傳次以嫡以長古之制也易此必亂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以順父志以成王業孔子稱之以至德且曰民無得而稱焉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行已之志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申子以托

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祿世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庶頑立懦足可爲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乎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厥旨深

有子

孔子既没天下之好爲言論皆自托爲孔子之徒而竊擬其說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

卷之五

二

遠而其言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辨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止也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所憚肆口恣意摹效語言不特托爲其位而直以孔子自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脩而定之故人不感於邪說今孔子之言乖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說何出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漏而知其爲僞不然其禍可量也耶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爲

孔子之言然未爲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奚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荆而疑不欲速貧此充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耶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爲不欲速貧哉爲貧而謀仕於蠻夷之地嚙且趨焉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爲曾謂孔子爲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攷諸王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爲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

卷之五

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奚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猶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上而可通乎下粗而可泝其精及其門者惟顏子庶乎近之而未至也孟子以下皆未免滯而未化矣有子未及孟子其言豈能似孔子哉爲是說者非惟不知孔子亦未知有子者也故觀論語春秋者當因其辭以求聖人之意觀禮記諸子者當以聖人之意折衷其詞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懼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

卷之五

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諄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

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  
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  
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  
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刼其君者  
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  
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  
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  
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  
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  
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  
之也

卷之五

五

鄭靈公二首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  
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爲詭詐險  
側而智能之士莫爲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  
其計謀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  
故有智者爲謀有力者爲戰有才者爲之治所爲無  
不成所欲無不得蓋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  
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爲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  
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如涕唾者亦

有吝杯羹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已之所處者大而他人爲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以已爲智而笑他人之妄也周衰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笑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忍杯羹之故而殺其身也且靈公非愚也其不與子公之羹亦非誠吝也特忿子公之笑而言夢爲輕也故不與之羹使其夢無徵而乖其素望此見女子相詭之恒情小人譎詐之私智爾子公怏怏而染指笑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弑計其所爲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洽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分於朝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覲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爲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篡殺之事或階之以起故當容之以寬推之以恕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旣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鼎俎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逞詭詐之智斬於杯羹以取強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恠哉

故卮酒杯羹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干戈醜毒皆由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大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爲智哉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爲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爲禍福故善御權臣

卷之五

七

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己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專橫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蒂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弑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於子公左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爲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



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斬杯羹而不與以取怨  
卒致弑逆之禍烏得爲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  
後嘲之侮之唾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鬪則勝苟不自  
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况子公者  
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爲  
榮決然而斬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慙同列之人  
乎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耻一人於千百人  
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爲千百人所笑也况子公  
斗筲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噐其得志於杯羹則喜  
否則爲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  
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  
入繼國統絳侯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  
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  
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  
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  
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  
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  
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  
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  
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

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已雖有勃鞞十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

###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旣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番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旣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

### 卷之五

九

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真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意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

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旣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覩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樂毅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

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  
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  
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  
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恐斯民之困  
於塗炭挾大義而拯執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  
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  
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  
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遑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爲王  
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  
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

民行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  
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  
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  
畏其兵威力疆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  
威旣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  
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  
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  
而禦忘肆已挫之讐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  
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  
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

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致糠覈之爲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曹參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

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爲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爲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固非人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昔其疑之以爲王者之於仁宜其致之速奚待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遽騷之以制度文爲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凍溺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餒之人不可以飽食出溺而近火者必僵餒甚而飽食者必死且火

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醜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邪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踈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焰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過於參而不學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代參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何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爲易也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參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  
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  
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  
善若是之周也吾奚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  
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  
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集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  
欲告以善是以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  
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  
以周當世之後傑旣夷剪海內可畏者而廓清之亦  
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卽奉宗廟百官而從

之夫敬徒謫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辨  
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  
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  
其術可謂甚踈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  
言論必且咲其妄而帝卽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  
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歛  
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  
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  
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  
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

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強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漫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已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常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踈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



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  
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  
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  
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  
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  
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  
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  
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  
於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  
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

卷之五

十六

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  
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  
狄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  
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  
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  
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  
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  
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  
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  
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寃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

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焉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卷之五

十七

霍光

霍光以樸直見知武帝輔少主廢昌邑立中宗功烈爲漢伊尹而身受赤族之誅世嘗疑之曰是烏足疑哉光之獲全其軀亦已幸矣賞罰生殺予奪者天之大柄授之天子使奉而行焉者也故是六者惟天子得專之然猶不敢私任其喜怒好惡以爲輕重而一決之於天功懋焉而後賞曰非我賞之也天賞之也罪盈焉而後罰曰非我罰之也彼得罪於天也其於生殺予奪莫不裁之於天而不敢預存於心以可專之位持之以恭謹至於如此猶且或有不中禍及

於身而殃及乎子孫况於無其位者乎且以伊尹之  
聖以德則天下莫加以位則爲之師而當阿衡之任  
以功則相湯取天下致太平三世而至千太甲其格  
於天而著于民亦已久矣其於太甲也未嘗廢之特  
奉之居憂於先王冢上俟其修德而迎之以歸其於  
進退宜無不可時之人孰敢非之然而伊尹既復政  
於君即決然請去其位不敢略有顧戀遲留之心何  
者誠知天之大柄不可以久持也夫伊尹聖人不任  
其私以賞罰生殺予奪亦昭昭矣猶畏且慎如此彼  
霍光者自度何如人哉以德則僅若恒人以功則非

卷之五

十八

有平暴亂安宇內之績特以謹愿偶爲人主所信而  
托以非常大事計其平日操天子之柄以制群下者  
幾何年矣其於輕重緩急已不能無私意行於其間  
乎哉凝然立昌邑旣不審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  
其所爲蓋已側目視光者久矣非特天下之人吾意  
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爲人矣不待參乘而後疑  
之也爲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旣有所托  
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即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宜辭  
朝廷之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紓中宗之疑  
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

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  
人情國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  
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  
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  
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吾  
故曰光之不底于戮幸也以其昧於去就之義而不  
知天之大柄不可僭持也雖然光不學無術其昧於  
去就不足責也中宗之待光宜亦不能無過焉當歸  
政之時封之以上國榮之以顯號優游以師傳之禮  
而擇 其 之權使光有明哲之知禹雲

卷之五

十九

山等知威權之不可以太盛而思退戢之道焉光身  
死之餘豈有赤族之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  
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  
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故取族滅者非禹雲山  
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之大柄也  
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  
免於禍乎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  
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爲也舍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

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夷狄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鬪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溱溱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

卷之五

二十一

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隳壞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况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爲國古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

惟一牛之間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恠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况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灾祥肥瘠也戕刺其體膚而不問見瘡者而問之人必以爲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灾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黃霸

卷之五

三

漢史稱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昔者嘗惑之謂豈有才如黃霸而不能爲相者乎後觀其爲張敞所奏然後釋然知其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爲難而用才者之爲難夫駟騶馱馱可以不載駕而致千里不遇善御之人雖欲一日百里不可得也宣帝善任守令而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爲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挾數以用而持法大嚴丙吉魏相之徒號爲賢相不過遂遂然行乎繩墨之內醇謹僅足而已非能有所創達施爲可爲後世法也豈二子之才止於此宰相之功業

視人主人主善任相雖中才亦足以爲治不能任相雖俊傑不能以成功霸之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于民而達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爲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爲過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爲迂欲守廉隅則人將以爲拙沛然行於一郡而莫敢禦者今皆窒沮而不可惜乎雖有有爲之才安能立不可爲之功致不可得之名哉其敕上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真宰相之所宜爲古之人先務教化缺霸豈爲過哉張敞遽毀訐之謂其教民爲僞而宣帝亦遽聽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爲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

卷之五

三

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充霸之非霸雖有爲其可復得哉王猛慧黠小才非有絕人之智超世之量符堅斬除異議之臣而親任之卒并疆國而雄視海內非猛難遇用猛者難遇也任人以位而不假之權猶不任也假之權而不用其言行其道猶無權也今霸治郡則爲良吏爲相則爲恒人任之以良吏之道彼則以良吏自效也束之以恒人之制雖欲不爲恒人安可致哉噫才有餘而不用者士之責也用之不能盡人之才者人主之責也

○東漢光武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為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為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

卷之五

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為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躓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平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



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孰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興蔽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聞閣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其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湏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漢章帝

治天下之患莫甚於矯前世之失而過於中天下之

事可矯也而不可過也然矯之急者必致於過失火之家三日不熟食走而躓者終身不御馬躓與火豈馬與食之罪哉而爲之不食不御此矯之過也蓋懲之甚者改必速畜之久者發必肆方其前人之所爲不合乎心其心怍然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據可爲之勢力矯其弊不暇顧理之是非則所失者愈多矣往昔之事類此者甚衆雖漢章之賢亦未能免乎此也魏曹不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群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爲

又恒過乎嚴是以當時文物典章雖有可觀者而朝廷幾於不治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文帝嘗曰長者固殺人乎然則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皆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王者之道不貴乎太寬亦不貴乎太察太察則善

者或不能自容太寬則惡者或可以苟免二者俱政之弊不足以爲中道明帝失之察章帝矯枉而兩失之然章帝之心稍近乎寬非明帝比也漢四百餘年歷二十四帝稱善治者僅數人而章帝與焉其功德可少哉且猶不能盡善也今有善弓惜其偏而欲矯之也必問諸弓人豈智之不若哉其智專且習也欲矯天下不求天下之士而問之謂之智可乎章帝賢矣惜其不得天下之士而輔之也

嚴光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

卷之五

五

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爲是也賢者非事君之爲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

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踈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誚良曰不有忠言竒謀而取大位何往來胥胥不憚煩也嗚呼爲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竇武

卷之五

二十七

禍恒發於大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爲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已之有恃而易人不以彼之不足備而肆志故所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爲賢者也女爲太后而身爲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宮省其固爲誅之之計當使策謀

預定千外一旦會在延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䟽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爲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爲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况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爲備哉武蕃之賢非不知此特忽其不足畏故耳爲計既踈遂使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爲心忍爲慮周爲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持以不忍之心行以踈略之計而不慮其足以爲害故反受其禍者甚衆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有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

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脩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覲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瑤臺瑤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爲明恣以爲斲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

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壠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水而以刑罰爲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恠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爲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馬融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祿之爲高哉苟謂事冀爲不獲已當其

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  
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  
爲患失者之戒乎

○趙苞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  
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  
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  
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積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  
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積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  
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

卷之五

三十一

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  
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爲存亡乎  
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積之類也固  
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  
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  
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  
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  
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  
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  
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



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苟之不足以及此也

許劭

不以窮達易其守者君子也不以治亂改其節者良臣也屈挫於困約者必不能不驕於富貴處衰世而爲亂者豈能效忠於平治之時乎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劭特畏其劫而陽爲好言以悅之耳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

卷之五

三十三

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之去玄夜而就白日特不敢肆其噬嚙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騶虞也哉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之郭子儀者近之矣故受任於敗亡之際復起於退閑之餘有蓋世之功而歆然不居挾震主之勢而人不之忌彼其存心積慮一本乎至誠而不以絲毫之僞雜乎其間是以上而君安之下而民悅之其功業之盛卓乎無繼者以是故也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略寓誅殺於嘻咲猜狠於

簡易此其事主御人應物達變者舍詐與諂莫先焉  
故雖梟張烏合於一時能盜漢之天下而不得天下  
之心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  
唐亦終爲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固當爲  
亂世之治臣操何德而堪之吾故曰劭之論劫於操  
而發耳非所以論操也

華歆

士固有德有餘而不善用者然操履不失乎正雖不  
長於用無害其爲士也若華歆者專制一郡拱手而  
見奪於人其才不足稱矣又不能固守而役於曹操

卷之五

三五

爲之弑天下之毋此誠小人之無耻者而當時謂之  
良德有德者果如是邪史乃以其少時鋤地得金視  
而棄之與管幼安揮去不視分優劣幼安百世之士  
清介之行老而不衰與其初志正稱以歆比之不啻  
犬豕之於神龍懸絕甚多世俗論人槩以小廉細謹  
信其大節早年所踐料其平生義士仁人不可以欲  
惑志而好名之士多飾許以釣名夫豈可不深辨邪

○諸葛孔明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  
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

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豈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之司馬懿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議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歛然虛已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事功之

成敗不可以論人也久矣禹稷與天地並而顏子陋巷之窮人伊尹佐商有天下而伯夷餒死無以自存其身之所處殊其所爲又殊其志之所向亦殊孟子獨謂顏子可比禹稷伯夷與伊尹皆得聖人之一偏若孟子可謂善觀人矣夫善觀人者不以所至爲優劣蓋成敗利鈍天也天之所命雖聖賢有所不能爲聖賢之道寧有不至哉其所不能者非道之過也以孔明之賢興漢而致治其素所蓄積者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聞道則爲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乎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

○ 龐統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爲治之法自周室旣衰上不知所以教下不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析而爲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主以儒生爲無用而司馬徽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

